

爲了祖國的建設

黃德茂口述 溫俊權整理



工人出版社

爲了祖國的建設

黃德茂口述

溫俊權整理

工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黃德茂是綏遠市耐火企業公司鋼筋成型廠的生產小組長，本書寫了他們小組的鋼筋流水作業法和機械化設備的創造過程及其主要操作方法，寫了黃德茂的先進思想以及他與官僚主義、保守思想鬥爭的情形。

爲了祖國的建設

黃德茂 口述

胡俊德 採訪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便門外大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32開 印本：17% × 10% (1/32)

字數：33,000字 印張：1 4/16 印數：1—2,500

一九五五年八月重印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印刷廠

定價：(6) 一角二分

定價 一角三分

目 錄

來到鞍鋼·····	1
在工人政治大學·····	5
流水作業·····	7
改進工具·····	14
增產節約·····	16
在大型軋鋼廠工地上·····	20
幹到老學到老·····	25
在新任務面前·····	28
不斷創造·····	31

來 到 鞍 鋼

一九五〇年春天，我到了鞍山鋼鐵公司。那時候的鞍鋼比現在的鞍鋼可差遠啦。雖然有些廠子開工了，可是被國民黨破壞了未修起來的地方還很多，到處都可以看得見破破爛爛的廠房和機件不全的機械。

那時候我在鞍鋼的營繕廠工作。營繕廠是專門修繕這些廠房的，所以很重要。它關係着我們祖國第一個鋼鐵基地的恢復和發展，也關係着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國家的工業不發展，我們拿什麼來改善生活呢？但是當時我的覺悟還很低，並不知道這個道理。只知道現在的工廠好了，跟從前不一樣了，工人在廠裏做工，沒人打、沒人罵，上下班也沒人來搜腰了。至於工廠爲什麼好了呢？我不知道。所以幹起活來，雖不像過去那樣磨洋工了，但也不是挺負責任的。

有一次我們廠子來了一批活，是給鉚造廠做廠房房梁的鋼筋。這個活不好做，很多地方的角度都要求很準確，角度一點不對就安不上去。幹這些活的同志，技術都不太好，再加上沒有做過這樣的活，所以找角度就找不好。這些問題本來我都看出來了，可是我沒吱聲。我爲什麼不吱聲呢？因爲我想：我剛來日子不多，跟大夥還不怎樣熟悉，我要去說人家這麼不對，那麼不對，

人家還不說“就顯你啦，就是你技術好，別人都不行！”心想，我爲什麼去找着得罪人呢。

第二天，大夥把這批活作出來了，往上安，怎麼也安不上，把大夥急得够噲。不僅浪費了人工材料，還影響了整個工程進度。看見別人着急得那個樣子，我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後來組長問我：“黃德茂同志，給你兩個人你去把這批活幹出來行嗎？”我說：“行！”到那裏，我又把圖紙仔細地看了一遍，然後又把角度都劃好，一邊幹一邊對證角度，用了半天的時間幹完了。

組長叫我來幹，我抱着一股熱情就來了。可是快把活幹完的時候，我又有些後悔了。我恨：人家幹的時候我不說話，人家幹壞了我又幹，人家用了一天半，我用半天就幹完了，人家不恨我才怪呢。我怎麼惹這個麻煩呢？

哪知大夥聽說我幹完了，一窩蜂似的跑來，都非常高興地問：“黃師傅，你怎麼幹的呀？”

從那以後，大夥不但像我想的那樣，反而看重我了，遇到問題常來問我，以後，在改變組織的時候還選舉我當小組長。這些事，使我很受感動，但也很慚愧。

天氣一天比一天熱了，工作也一天比一天忙了。我們不僅要給外廠做一些鋼筋活，還要趕緊擴建我們本廠的廠房。所以那時候不管是廠長、科長，都像我們一樣每天在工廠裏泥一把水一把的幹活。就說我們的劉廠長吧，他是一個轉業軍人，身上曾經負過好幾次傷，但是幹起活來比我們身體完好的人還下力。

有一天中午，我們都在食堂裏吃飯，外面忽然下開大雨了，

雨大得像瓢潑似的。我們就在食堂等着。雨稍微小了一點，我們才跑出來。可是我們跑到現場一看，人家很多人都在那兒搶救洋灰呢。劉廠長也在內，他渾身上下都淋得像水裏撈出來的一樣，再加身上塗上了一層洋灰，真好像一個泥人。他身體那樣瘦弱，還扛着那麼重的洋灰，一樣跟着大夥來回跑。

當時，我心裏很慚愧，臉上有些發燒。人家爲了國家的財產連飯都顧不得吃，我呢，吃完了飯還想在食堂多避一會兒雨。從那以後，我每想起這件事情，我心裏就覺得有些難過。

到八月的時候，我們小組被分配到電修廠去修復廠房。那時候我們很多工廠還未開工，有些材料難免供應不夠及時。就拿我們綁鋼筋用的鐵絲來說吧，供應不上是常有的事。雖然這是一個很平常的東西，可是我們沒有它就不能工作。

破破爛爛的廠房在那兒等着修理，交工的日期一天比一天近，我們却時常停工等材料，這怎麼行呢？

有一天下班以後，我有意無意的在電修廠前後轉了一圈。忽然在一個廢鐵堆上發現了很多舊鋼繩。我把它拆開了一股，用手試了一下，還很結實。我又拿了一點給技術員看，他說這完全可以使用。當時我高興極了，這回我們可以不再因爲沒有鐵絲而停工了。

我們每天下了班都去揀廢鋼繩，把它拆開以便第二天幹活時使用。這樣，我們不但給國家節省了很多鐵絲，還提前三天完成了工程任務。

到冬天，我們沒有工作，主要是學習。我們抓緊了空隙時間，揀了很多鋼繩，還用扔在工地上的鋼筋頭做了三萬多個巴銅

子。第二年開工以後，我們一年沒領鐵絲和巴鋸子，用的完全是這些我們用廢料做的東西。我們做的這些東西還支援了兄弟工地。爲這事，廠裏還表揚了我們的小組，兄弟工地的同志們也來信感謝我們。

過了不久，領導上有一天找我去談話。我去了以後才知道是讓我到工人政治大學去學習。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多麼新奇呀！小的時候，我爹我媽都供不起我念書，現在我四十歲了，反倒能念書了。可是我又一想，黨這麼重視培養工人，而自己怎麼樣呢？對得起黨嗎？應該說還對不起！雖然是作了一些工作，但還是非常不夠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劉廠長去了。他正在屋裏看文件，看我進來，便笑着對我說：“老黃，你都準備好了嗎？”

我說：“準備好了。不過我還有些話要跟你談一談。”

他說：“好，我們談談吧。”

我隨後就把我認識到的一些錯誤思想都向他談了。

我談完的時候，他笑了笑說：“你這樣很好。既然要求進步，就應該向黨忠實。我們不怕有缺點，因爲我們都是從舊社會來的，問題在於我們能不能把這些舊東西從身上割下來。”

他停了一下又對我說：“你說你已經知道了現在的工廠好，現在的工人跟從先不一樣了。但是，這還不夠，你必須知道咱們現在爲什麼好，過去爲什麼受苦，只有把這些道理都弄清楚了，你的進步才會快，才會踏實。你到工人政治大學去要好好的學習，在那裏你就會學到這些寶貴的道理。”

在工人政治大學

我在工人政治大學一共學了兩個月。兩個月的時間並不算長，但對我來說，這確是難忘的日子。因為在這兩個月裏，我摸清了我過去四十年受苦的原因，看見了未來的光明和幸福。

我小時候，從能記事的那天起，就認為吃飯是一件難事。我的父母是一年四季都不知道休息的人，但是仍然連飯都吃不上。他們並不是不疼愛我，我又是一個獨生子。但是，爲了不讓我跟着他們挨餓，只好含着眼淚把我這九歲的孩子送出去給地主放牛。

放牛，不過是許多勞役的一個總名稱，地主才不肯花三頓冷飯僱一個專管放牛的呢，況且我住的這家地主還開了一個粉房。一天除了趕上一羣牛在荒野裏晒上一天外，還要在早晨挑二十幾担水，晚上還要餵豬。

起先我經常回家去哭，但是後來我不這樣了，因為這樣只能讓我的爹媽跟着掉淚，什麼用處也沒有。地主的租子，連旱帶澇的災害，已經够他們難受的了，我何必要再讓他們愁上加愁呢？

我十九歲時曾經到千金塞（撫順）當過泥水工人。那些招工的說是工資很高，還能學到技術。可是一到那裏我才知道都是騙人的鬼話。工資是一天三角六，吃壞點剛够一個人餓飽肚子。住在一個八面透風的破廟裏，連被都買不起，凍得我實在沒有辦法，才買了兩條麻袋。學技術的事就更不用提了。幹了兩年我挑了兩年磚，不用說學技術，你在技術工人跟前站一會兒，都要小心日本工頭的皮鞭子。

以後，我又在海城化石礦上當礦工，還在西安煤礦挖過煤，在長春（當時叫新京）作過鋼筋工。但是不管到哪裏，都是一樣，沒人拿你當人看。只要有一口氣在，就得去幹活。我看見過多少像我這樣的工人死了，有的是有病沒人治，有的是砸死在礦井裏，還有的是被把頭活活打死的。那時候我雖然心裏恨他們，但是自己又很奇怪：都是人，他們為什麼沒有一點人心，比狼還要狠毒？

現在我才知道了，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他們是壓迫人剝削人的，是站在人民頭上的，他們不幹活，專指着別人幹活供他們享受。他們也怕幹活的人反對他們，所以才僱了一些憲兵、警察和很多狗腿子保護他們。現在我們工人所以好起來了，就是因為我們把這些壓迫人的傢伙打倒了，把他們的狗腿子打倒了，我們自己作主了。

當學校的講師講到這裏的時候，我的心真像開了一扇窗戶一樣豁亮。

講師又講，我們的祖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將來還要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到了那時候，連一個靠剝削人吃飯的也沒有了，大夥都勞動，大夥都享受，就像蘇聯人民現在過的日子一樣。看到了幸福的未來，我心裏是多麼高興啊！

在政治學習結束快要出校的時候，學校的領導上決定讓我們觀看幾次先進工作方法的表演。第一次是蘇長有表演砌磚流水作業法。聽到這消息，我們心裏真高興。因為經過政治學習，我們知道要建設一個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是憑嘴喊的，而是要努力去做，努力把我們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很快地發展起來。

要是沒有好的工作方法，怎麼能使我們的工業發展得更快呢？所以在表演那一天，我就很專心地看着，看這先進方法到底好在哪裏。

看完以後，我才知道蘇長有砌磚法是瓦工工作上的一個大革命。它改善了勞動組織，把幾千年來都是單幹的瓦工活，改成為分工合作的集體操作——遞磚的專管遞磚，砌磚的專管砌磚，技工不幹非技工的活——所以效率高，質量好。

過去我只知道，要想把活幹好就得多使勁，現在才知道光多使勁還不行，一定要有好的方法。

流水作業

我從工人政治大學回來的時候，鞍山的恢復工作已基本結束，開始了大規模的建設工作。到處跑着載運建築器材的汽車，搭起來的木架一眼望不到邊。我們小組參加了修建東山公寓近代化樓房的工作。

在那時候，我們小組仍然是用“一攬子”的舊方法幹活。一個組長領導四十多個人，每天上班先等組長把圖紙看完再分配工作。工作分配完了，也差不多過了一個鐘頭了。並且幹起活來還是亂抓一氣，誰遇着什麼就幹什麼。今天安裝，明天成型，後天也許去剪斷。有的時候，一天幹幾樣活。比如上午安裝，幹到中途原料沒有了，又得去剪斷，結果鬧得你搶傢具、我搶材料。好使的東西都搶着使了，稍微差一點的就沒有人用。後來有人就把傢具藏起來，爲的是自己使用方便，使不到傢具的就罵大街。

這樣幹法怎麼能出活呢？一天綁不了兩噸鋼筋，急得木模工人在上面敲木模板子，水暖電氣工人也不住的催我們。

我們組內的趙洪義跟我說：“黃德茂同志，你看見這個情況不着急嗎？你得想點辦法呀！”

其實我怎麼不着急，我也並不是沒想辦法。在我回來的那一天，黨支部書記就把這個情況告訴我了。我的心上就像壓了一塊石頭一樣。祖國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了，可是我們還在老牛拉破車，難道說我們能用這個方法來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嗎？

這時候，我想起蘇長有的流水作業法來。我想：怎麼想法子把這個先進方法運用到我們的工作中來呢。這件事，我白日黑夜的扔不下，總在腦子裏轉蕩着。轉來轉去我的腦筋裏便有些眉目了。我心裏很高興，我想要這樣幹就不用發愁了。

第二天上班的時候，有人告訴我說工地的郭主任找我。我到辦公室裏看見工會主席和黨支部書記都在那裏。郭主任讓我坐下，然後對我說，現在工程上出了問題了，按照工程的需要，我們鋼筋工人的定員是四十人，可是我們只有十六個鋼筋工人，到勞動介紹所去了多少次也沒招到一個鋼筋工；實在沒有辦法，才從兄弟工地上商量調來了一批人；現在兄弟工地就要開工，人家要把人調回去。本來就跟不上工程進度，人一調走就更困難了。郭主任問我有什麼辦法可以想想。

我想了一想，便把我前兩天想的主意說了出來。

我說：“這樣不行嗎，我們學習蘇長有的經驗，技工不幹非技工的活。”

他又問我：“怎麼幹法呢？”

我說：“就拿我們運料來說吧，這個活就是往樓上扛大鐵，普通工也能幹，我們為什麼非讓技工幹呢？再說剪斷這個活吧，我們現在都用技工，其實只用一個技工掌握尺寸就行，其他的活都可以讓普通工來幹，這不是又省下好幾個技工嗎？”

黨支部書記聽完了說：“對，這個辦法很好。”

然後我又把施行流水作業的事情說了一遍。黨支部書記、工會主席、工地主任都同意我的意見。黨支部書記還囑咐我回到小組裏，讓同志們再研究研究補充補充，這是一個新的工作方法，在施行以前一定要好好準備，不然會半途而廢的。

我答應了一聲，就到工地去了。我們趁還沒開始工作，便開了一個小組會。我在會上先把調走人的事情一講，然後就講怎麼辦。可是我剛講到怎樣節省技工，就有人提意見了。徐祥瑞說這樣幹非亂不可，因為都是技工還亂抓，再來一些外行不是更要亂了嗎？接着董信濤就說：“依我看別冒失，這活不抽走人都幹不出來，再抽走人更幹不出來了。不如乾脆跟公司說，讓公司把它包出一部分去，省得我們給耽誤了要負責任。”

我連忙解釋。我說這樣不會亂，我們可以學蘇長有把工序分開，把現在“一攪子”的幹法分為幾個工序，分工合作，專人負責，就不會亂了。

我這樣一說，沒人吱聲了。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啞了一陣場，都不表示態度，事情還是不好辦。這時候正好到點，就散會了。

散會以後，閒話就來了。有人說我上了兩個月的學，天底下

放不下啦。有人說我今天“流水”明天就得“流火”。有人說我想把這座大樓用嘴吹起來。

不過，反對“流水”的人還是少數，大部分的工人還是覺着這個方法可以。比如趙洪義、趙振發、樊克享、趙洪學等都主動來找我，鼓勵我繼續想辦法，一定要這樣做。

可是，我自己呢，心裏倒是拿不定主意了，不管方法多好，如果大家思想搞不通不也是白扯嗎？再加上這些風言碎語的，我確實有些洩氣。中午休息的時候，我去找黨支部書記去了。我正跟黨支部書記談着，市工會的主席沈策同志來了。他問我想怎樣施行流水作業。我就把我的意見跟他說了一下。他對我說：“這個方法的基本精神是好的，但是還要再考慮一下。第一，分工一定要明確，到底是分幾個工序要研究好，因為流水作業的特點之一就是明確分工，專人專活，這樣才能熟中生巧，提高工作效率。第二，制度要健全，分工分得再好，如果沒有好的制度也不行。”

沈主席走後，黨支部書記告訴我一定不要灰心，要團結積極分子，幫助思想還沒搞通的同志。

最後他對我說：“你現在要求入黨，黨對你希望也很大。你工作很好，從不怕吃苦，但是你一個人好還不行，必須把同志們都幫助好！”

我聽完支部書記的話，想起我以前的事情來了。我早先不是也和別人一樣嗎？有些地方還不如別人呢。因為我受到了黨的培養，進過工人政治大學，才知道我是為誰工作。別的同志未入政治大學呀，我為什麼不幫助人家呢？想到這裏，我的信心

又加強了，我一定要做下去，什麼也不要怕，但是不能性急。

午後三點多鐘，我抽了一個閒空，把董信濤約到一個僻靜的地方。我問他：“老董，你現在有工夫，我們倆談一談好嗎？”他說：“談吧。”

我把施行流水作業的事又跟他說了一遍，讓他提一提意見。

他搖了搖頭說：“照你這麼說，這個辦法還不錯，不過，修這麼個大樓，只用十六名鋼筋工帶着一些普通工，方法再好也不行。”

這回我就給他算細賬，現在雖說有四十來人幹活，可是要把找傢具、等料、窩工、勞動紀律鬆懈種種浪費的時間扣出來，等於多少人幹活。然後，我又說流水作業法能提高工作效率。他這才點了點頭說：“這個方法倒是行，可是够累的。”

我說：“累，這看怎麼說哩。我們爲誰累呢？爲了我們自己。我們現在是給我們自己建設社會主義。再說，現在我們累一點，對國家對自己都有好處。工程可以早竣工，在我們小組裏正準備實行計件工資呢，做得多，收入也會多。”他的思想開始搞通了。

晚上我又去找小宋，想跟他也談一談。哪知道我還未開口，他就說了。他說：“黃師傅，我的思想通了。”

我說：“你怎麼通的。”

他說：“黨支部書記和工會主席剛才跟我談了。我先前不知道施行流水作業有這麼些好處。工會主席和我一談我才知道。爲了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只要是方法好我就幹，黃師傅你放心吧。”

第二天我又跟別人一談，都是這樣。我心裏很高興。我又找小組裏積極支持我幫助我的趙振發、樊克享等同志研究醞釀分工的問題，然後在小組會上，我們把改變勞動組織和分工的問題提出來請大家討論，討論後我們決定一共分為六個工序，有配料、矯直、剪斷、成型、運輸、安裝。每個工序有一個小組長，由一個技工擔任，每組是四個人。另外，還根據工作繁簡，安排技工與普通工。比如第一組（配料）比較重要，就放三個技工，一個普通工。第二組（矯直）放一個技工（小組長）其餘三個都是普通工。第三組（剪斷）是兩個技工和兩個普通工。第四組（成型）也是兩個技工和兩個普通工。第五組（運輸）和第二組一樣，一個技工和三個普通工。第六組（安裝）很重要，所以四個全是技工。除此以外，有一個技工擔任總組長掌握全面情況，還設一個機動小組，是留作臨時調用的。

在幹活的時候，由第一組（配料）按照圖紙把料配好，把鋼筋的規格和形狀劃在一張紙上，送到第二組（矯直）去。第二組幹完了再往下送。第四組幹完了，再由第五組（運輸）的工人把鋼筋扛到工地上去安裝。送到哪個組的時候，哪個組要負責檢查，不合規格的當時就退回。

在實行流水作業法的同時，我們的工資改成了計件工資。具體辦法是這樣的：定額是每五個工每天一噸鐵，超過定額就加發工資。工資的分配方法是按技術高低分為四等：一等十七分，二等十五分，三等十三分，四等九分。這種工資制度實行以後，在生產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不過還有缺點，因為算定額的時候不論什麼鐵、什麼規格，一律是五個工一天一噸。事實上有的活